

引 言

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反映社会的现象，人间社会的现实就具有人的渴望与欲望所造成了社会的复杂故事产生了喜乐与悲剧。悲剧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躲在底层社会的劳动者，他们的困苦不只是来自生计问题，社会的残忍是他们艰难的因素。他们是小人物，没有大梦想只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始终被排斥被拒绝，在吃人的社会中他们失败了。假如没有现实主义小说反映这些社会的问题，这种现象就被人们冷酷地对待，把它当成普通的现象。

唤醒人民意识的工具必须真实，现实主义小说的构成要素有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特点是：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人物性格既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又有丰富性，真实表现人物、命运发展的轨迹。由前面的构成作品才具有提倡问题的功能，优秀作品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作品的生动叙述引起读者的同情，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泰国作家查·勾吉迪的长篇小说《判决》一书(1981年出版)在泰国文坛影响较大，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赞扬，文学专家素帕·沙瓦迪拉称这部作品“美丽得像一座刚刚落成的建筑物或雕像”，它挑战式地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中的价值。1982年获东南亚联盟文学奖。查·勾吉迪以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犀利的笔触深刻剖析了泰国社会现实，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由于上面的两国的现象使笔者对《骆驼祥子》与《判决》产生研究的兴趣，尤其男主角悲剧的共同点与异同点，小说对中泰社会问题的反映、小说内容上是否真实、对底层人民有益如何、读者是否同认等方面。笔者希望本题目应该体现出他们作品的价值及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的意义，同样希望对两国的社会历史尤其底层社会上更加了解，希望能够对在研究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方面的学员提供有益的研究资。

第一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创作比较

第一节 创作背景的比较

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查·勾吉迪的《判决》分别是中国与泰国的一部名著，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用他们犀利的目光，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大胆揭示了社会问题的真实面，体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没有两部完全相似或完全相异的作品，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与习俗创造了不同的现实主义小说，因此《骆驼祥子》与《判决》从大体上看，所看到的就是中国与泰国的掠影，再仔细一点看，就能看到 30 年代的北京与 80 年代泰国的一个小镇，再更仔细看，就能看到 30 年代的北京人在拉洋车，80 年代的泰国农民在过宋干节，这些不同的地理，民族与时间再加上不同的文化给了作品的不同的素材来源。虽然写作的工作运用的工具不多，只有纸和笔就能够显示出小说的内容来，但那些文字的背景与来历都存在不少故事，不比那些小说的内容少。一部被读者们或者文学专家们赞扬的、充满价值与创新性的文学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例如作者的思想根源与灵感的来源等。

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的老舍先生，在代表作《骆驼祥子》中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北平的感情，同情北平底层人民的感情，这一切都是真、情、清，创作的灵感源于中国人民在战乱时期的苦难生活与因阶级关系所造成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中国 30 年代一个拉洋车师傅的故事是《骆驼祥子》的题材，揭示出底层的劳动者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生活都无法获取幸福的问题。老舍把北平作为《骆驼祥子》的背景，那时的北平是今日的北京——中国的首都，里面充满着复杂、阶级、幸福、苦难等。城市的命运导致人民的命运，像两条同行的平行线。

根据历史上的记录，19 世纪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京，不断地被风吹雨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法抗拒，不统一的政治不能保证社会安定。中国人民的死活由命运来决定，幸福与稳定太理想化也太遥远。从 19 世纪后期开

始，日本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直至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的企图，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北平。已经遭受严酷的自然灾害的华北，在战争的摧残下愈发地无力反抗，全民族的艰难与贫苦，在悲剧性的不断上演。

1936年初，“老舍听一位同事讲起一个人力车夫三起三落的遭遇以及另一个车夫被军队抓走，逃出时偷偷捞回了三匹老骆驼的故事。”¹(导读P2)，加上老舍自幼所见旧北京下层社会的生活，种种画面活跃在他脑中，使他产生写《骆驼祥子》的念头，并开始收集资料准备《骆驼祥子》的创作工作。《骆驼祥子》开始在《宇宙风》第25起连载，作品刚载一半，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在抗日气氛的影响下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少人们的注意。后来老舍得到了文学评论专家“赵圆”的称赞“小说家的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的独特道路的探讨。”这些称赞十分恰切。老舍先生十分用心地创作《骆驼祥子》“我要观察的不仅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动社会。”²(知识连接 P2)

《骆驼祥子》的主要内容与北京当时状况有直接关系，所以小说要反映的是北平的20年代的重要问题，小说里的人物遭遇的战乱与艰难贫穷，全都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动乱与经济萧条所造成的，这一点与《判决》的创作背景有所不同。

八十年时代的泰国正处在发展国家的阶段，在1967-1972年间，泰国计划建路到农村，强调发展繁荣农村，这一政策把汽车、电器和通达的公路送到了农村。《判决》在1981年创作，那之前发展中的泰国社会变化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泰国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思想与心理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查在《判决》中也反映到了

¹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导读)[M].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²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王海波编辑知识连接)[M].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学校里又添了一座新房子，学生又多了起来，学校扩大了，别的地方的学生纷纷到这儿来上五年级到七年级的学程。佛寺后面的公路已经开通，运输公司的汽车来往不断，直通省城和曼谷，小镇也渐渐繁荣了起来，有消息说，不久以后电就会通到这里来了。佛寺里，有些僧舍被拆除了，为的是修建泰国古代式样的新房子。曼谷人所赠献的黄袈裟和来带礼物的僧衣陆续出现在寺里因为交通方便多了。”³(P14-P15)

自从七十年代两次政治事件以后，泰国平静下来，已经没有革命斗争的现象了，泰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通俗小说，“为人生，为人民”的作品渐渐消失。泰国文坛在徘徊，找不到光明地仰望着。查·勾吉迪的贡献是他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老框框，在选材上大胆创新，这不单使他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个新的境界，也给文学界以优异的启示。1981《判决》为他带来创作生涯第一高峰，被视为当代泰国小说进入成熟期的代表作。

由于查·勾吉迪是龙仔厝府人，生长在小镇上的查深刻地观察泰国农村的生活，同时也了解农村人的信念与文化等。为了能够在曼谷上高中，查曾住在寺庙当过庙童，这一生活经历增加了他对佛教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他后来创作的主要素材。上高中期间，查·勾吉迪对文学格外感兴趣，渐渐萌发了当作家的愿望。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流氓学生》在学校的期刊上刊登。在上工艺学校时查·勾吉迪开始接触西方文学与西方哲学，这些对查·勾吉迪后来创作的构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查·勾吉迪的代表作《判决》的题材远离腐朽，揭示了我们没察觉到却隐藏在生活中且天天上演的问题，引起读者的思考。

“自然灾害是一种可怕的灾难，给人类带来艰苦的灾难，但这种灾难在某时某地偶尔发生，与人类制造的灾难不同，后面的灾难更常见、更残忍，默默地插入。可这些灾难太平常了，我们一点都不察觉。我经常被问，为什么我的作品才充满了哀伤，我不能给答案，但我想反问，难道我们的今日的人间是那么舒适愉快的世界吗？我的作品不是悲观作品，但我拿我们世界悲观的角落来提醒我们人类，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有意或没有意的互相伤害。”⁴(P6-P7)

³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⁴查·勾吉迪：《判决》[M]，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作者之所以创造出《判决》，主要目标在于向读者揭示社会问题，当时泰国社会物质文明在不断地发展，但精神文明却危机重重，人们的公平、宽容与人道意识日渐淡化，就连人们最崇尚的佛教信仰也无法帮助人民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

综上所述，便是老舍产生创作《骆驼祥子》的灵感，老舍便由此开始收集资料。而查·勾吉迪的灵感在于它对泰国社会的观察，慢慢地积累素材、构思并选择题材写成《判决》，是一步步逐渐积淀而成的。除此之外，《骆驼祥子》与《判决》的内容都与当时国家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主要题材都有反映底层平民生活的作用。

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不同状况与时间的条件下各有自己的问题，除了对我们人类有巨大影响的自然灾难以外，对我们人类有着更强大的损害力的是由我们人类自己造出来的灾难，例如从战争的破坏，导致经济萧条与政局动荡，使得我们的地球家园混乱肮脏，使得人们难以幸福地生活。为了唤回我们的亮静的世界，文学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第二节 创作思想的比较

老舍与查·勾吉迪都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学习过程中吸取来的营养，不局限在文学的艺术方式上，汲取得更多的应该是思想与哲理，老舍先生曾多次提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对他的影响。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把精力主要用在教书上，而业余和假期则到图书馆开始写小说。而查·勾吉迪在上工艺学校期间最欣赏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与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有些泰国文学家认为，查·勾吉迪的文学作品是在两位作家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尤其是以“个人与社会”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判决》、《走投无路》、《腰刀》、《失败者》与《水中漂起的烂死狗》。

老舍从小接触的就是下层平民的生活，在旧北京的大杂院中长大的老舍很痛苦地维持艰难的生活，下层平民们包括老舍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人们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的出卖往往是以一种痛苦的贱卖形式进行的。这种现象，这种苦痛的滋味，憋在老舍的心里。直到

老舍 26 岁时去伦敦教书，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受到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影响，才使得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小到大一直接触着的那种生活、金钱与人性，得到深切地觉悟，激发了他酝酿已久的灵感，至此，他开始写小说。他说“我是读了些中国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实施自己的笔。”⁵ (P398)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老张的哲学》。

老舍的觉悟带来了运用文学来批判社会与反映社会的意识，老舍以现实主义小说与悲剧手法创作他的小说。《骆驼祥子》是很突出的例子，尤其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反映出了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例，个人主义：“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了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的两端。”⁶ (P215) 祥子的别扭反映了当时严重的个人利己主义等问题。刘四爷的传统概念与虎妞的变态情欲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问题。祥子的三起三落、小福子与家庭的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忍，祥子出卖的是体力，而小福子出卖身体，报酬是艰苦与死亡。还有祥子与虎妞的婚姻生活，祥子与小福子的关系，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比感情重要，生活的艰难逼着人们忘掉爱情。

《骆驼祥子》是这样一个故事：祥子——一个曾经是那么要强的头等车夫，最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人生并没因为他的要强而多给予了他什么，大兵、骆驼、曹宅、孙探长、虎妞、小福子……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没让他逃脱车夫的最终命运。“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只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⁷ (P224)

由上面可以看出，老舍批判北京二三十年动荡的社会是推祥子走向绝望的根源。老舍先生把经不起苦难的祥子比喻成“骆驼”，虽然骆驼是那么的强大、健壮、坚忍，但这些优秀品质总还是有限度的，骆驼劳动过度也会累，甚

⁵ 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z]，传引易新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⁶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⁷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至累死，所以祥子的人生与骆驼最相像。活力又充满希望的祥子最终就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太恐怖，牵引着他的命运最终走向残忍。

祥子老实、善良、固执、要体面、不合群、别扭、自私的性格，使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是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这也是老舍同时揭示和批判的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把这些性格集于一身塑造了祥子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不少人也具有祥子这种性格，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才形成了这样的社会——自私的、阶级的、无同情的、残忍的、没有温暖的冷酷的社会。

查·勾吉迪在被采访时说“别轻易地判断别人”是《判决》的核心，所以说查·勾吉迪向读者提出的观念是“不论犯错或没犯错，个人的立场往往受到社会的偏见与社会的判断的伤害，给个人带来孤单的折磨，甚至全身心受了伤。”在这本书的前面作者有一句题词，称它是“人们正常的、冷酷的制造出来并施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⁸(P8)由此，作家的主要思想便具体起来了。

《判决》里还有几段内容反映了作者的主要思想。

“发一边洗着澡，一边翻来覆去想着被他打死的那条狗——他不是疯狗吗？如果不是疯狗就不该一命呜呼，我为什么把它当成疯狗呢？那是校长说的，但校长怎么能肯定它一定是疯狗呢？可能是从他的样子，嘴里淌着黏涎、来尾巴所得出的结论吧。如果这条狗是人，那就等于是处死一个无辜之人，但它不是人！别再想了，算得了什么。”⁹(P87)

其实这条狗的命运正是发的命运的写照，这条狗所碰所遭遇的结终，难道发能逃避吗？再看作者对发的命运构思。

“村民们的结论实在草率，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我颂菘做过那种事，为什么他们一口咬定而且深信不疑呢？从前他们喜欢我、称赞我，可现在他们却憎恨我、嘲讽我，好像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留下的只是个无可救药的新的我，可是我的为人并没有变啊！他们是凭什么来判定的？只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就非得做那种事不可吗？或者换作是他们自己，他们必定会

⁸查·勾吉迪. 《判决》[M]. 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⁹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 《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这样做吗？唉，算了！谁想说就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我没有做过他们说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¹⁰(P45)

“还未过午，发的死讯便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人们又把他的罪恶翻腾出来，大加挞伐，无休无止。好像发并不使人留念，他的死讯并不令人疼惜，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对许多人来说，带来的是莫大的快慰。”¹¹(P315)

由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批判偏见，批判发的社会。从关于发的流言蜚语被传出去后，发的生活就开始被人们所关注，人们痛快地编造着发与颂菘所做的超乎想象的男女之事，用于茶余饭后的取乐。虽然发的故事给他们带来娱乐，但发并不能因此而逃脱被这种社会拒绝甚至遗弃的命运，他们说发与颂菘的事不是人可以做的，小镇的人们难以接受发。在这种情况下，发因为自己没有犯任何错，而被人们批判惩罚，每天都过得非常抑郁、难过，便用酒疗伤，从而变成酒鬼，最后像那条狗一样悲惨地死去，结束了一个没有价值与意义的生命。人们却因此再次有了娱乐的资本。

自从有了当作家的愿望，查·勾吉迪就不断阅读品尝着无数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阿尔贝·加缪与让-保罗·萨特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学习多了，查·勾吉迪就有了对人类与社会的奇特思想，他仔细观察人的心理、社会的变化。查·勾吉迪所积累的素材，使《判决》的风格和题材与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同，《判决》对人类的偏见及心理阴暗面的反映，加上悲剧的艺术手法，成功地打动了读者，读者不能拒绝《判决》的真、作者的情，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上这种故事确实实地存在着。

此外查·勾吉对泰国农村的社会变化也有感想，这反映在小镇的电、路和车的到来，小镇的人们开始更注重物质，而忽视人与人的平等，愈发崇拜有钱或有地位者。由于城市式的繁荣的进入使农村的原本社会渐渐破灭，是《判决》的另一个构思。由于新开通的公路、电气、新学制、学校地位和校长势力的提高，佛寺慢慢地失去了社会核心的地位，校长开始代替方丈，电影开始代替戏剧，汽车开始代替牛车。在这些繁荣进入的同时发的命运慢慢地走向毁灭。

¹⁰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9.

¹¹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9.

两位作者主要提出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按照让·雅各·卢梭的理论“人性本善但被社会染成恶劣”，祥子与发被罪恶的社会所吞噬，个人的社会抗拒着他们，他们就无法生存，个人无法反抗社会。在缺乏正义和自由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仅是美丽的梦幻而已，无论是祥子的三次落泊、祥子的爱情故事（她与虎妞的结合，小福子的毁灭）、祥子不能实现的梦想，还是因流言蜚语而导致的发的悲惨命运，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题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两部生动的作品就能明显的看出反映社会与改善社会是两位作者的共同主要目标。

第三节 创作语境的比较

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老舍与查·勾吉迪都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或者说因为他们看到社会的黑暗就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拿起笔来反映社会。写社会的真实是埋在他们心里的信念，运用文学手法来揭示社会的丑恶是他们的自豪。

对于北平，老舍有一种特有的深刻的感情，因为关怀才担心，因为关心才观察，因为爱才不能忍受北平的堕落。有一位文学专家说过，在北平出生在北平去世的老舍不管在哪里，写出来的作品都是写北平。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就这么写北平“太阳西平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像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嫩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出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因为他们都属于北平。”¹²(P31)虽然在老舍的描写下看到与感觉到的人是祥子，因为这座城市给从乡下来的祥子工作、给祥子吃住，祥子就觉得

¹²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北平可靠和可爱，但实际上真真切切地看到感受到这一切的是老舍，牢牢记得北平的是老舍，因为北平给了他生命，给了他难以忘怀的少年生活。

老舍的作品的特殊在于“京味”。我们将描写北京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称为“京味文学”，老舍的“京味”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个人精神气质、文化根底的自然流露。¹³（知识连接P4）《骆驼祥子》的京味源于老舍对市民语言及民间艺术的热爱与熟悉。老舍对地道的北京话的熟练驾驭与运用使他被称为“语言大师”，《骆驼祥子》大量应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老舍对人物的塑写具有自己的主张，“表现什么应用什么语言，一个学者与一个车夫的语言是不相同的，便应当用于车夫所用的语言去表现”¹⁴（P149）老舍语文教育。例如车夫聚集在小茶馆里的情节。

“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让让大家，而后满满的喝，喝完一口，上面砸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儿。有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地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道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像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咽饼，一边说活，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¹⁵（P84）。

由于泰国 80 年代的大部分读者都喜爱读通俗小说，且比较喜欢爱情题材的小说，使当时泰国的文坛大量地生产出通俗小说，不同群写出别的题材的作

¹³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王海波编辑知识连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¹⁴老舍.《戏剧》（老舍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¹⁵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品肯定不受读者的欢迎，虽然有这样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查·勾吉还坚持当现实主义小说的作者，继续创作有价值，值得思考探索的作品。大多泰国作家不能把作家当职业，不能用作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他就有另外能赚钱的工作，牛皮鞋生意使他不用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因此使查·勾吉不考虑小说的销量，专心投入写《判决》，1982年《判决》获得了东盟文学奖，从此之后，就愈发受读者们的欢迎，到现在《判决》出版了不少于42次。

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写《判决》之后，查·勾吉的作品具有运用象征手法的特点，例如《腰刀》运用人吃人的象征手法，来比喻阶级社会的现象，但这部作品受到专家的批评，“在哲学的残酷与物理的残酷之间也许作者糊涂了，运用文学来启发读者对于社会平等的意识有繁多手段，最好的手段不必是最激烈的手段，要痛快地提出人吃人的社会也不必真正地绘画人在吃人，文学既具有艺术的语言，在激烈的语言上文艺必须保持审美”¹⁶(P164)。《腰刀》是查·勾吉迪在1984年完成的作品，这篇评论也有不少道理，作者描绘餐桌上放着人肉在被人用腰刀切着吃，使读者对《腰刀》难以接受，通过这种象征手法也不能使读者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含义，更不能使读者对社会问题产生救助的意识，但在1980年写成的《判决》显然是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判决》里也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含蓄性很高，同样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却能使读者越看越入神，不得不跟着小说思考他的含蓄内涵。在文学上《判决》有一定的成功，在叙述上查·勾吉迪精细的好像在绘画，慢慢地一笔一笔地描绘好像是在慢慢地上色似的，加上曾经上过工艺学校的他有跟艺术家一样的灵魂，作品使读者深受陶醉。

《判决》中的浓厚哲理与社会观，运用悲剧手法来展示，悲剧往往是将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产生出悲剧的效果。或者说这两部小说都运用失败审美的手法，失败审美的价值在于这种手法能使读者对悲剧小说产生深刻的印象，启发读者观察社会，面对真实的社会。《判决》中的失败审美有两种形式，即人物的失败与社会的腐败。在《判决》中，主人公（发）死亡前后的描写，成功的营造了悲剧气氛，激起了读者内心的情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同情发，并深切感受到感到社会的黑暗。

¹⁶ 杰达纳·纳卡瓦查拉.《二十五年东盟文学奖》[M].曼谷：泰国文学公会，1994.

“发喊着颂松，她只是看了看他，他用一息尚存的意识，对他说着话，声音极其轻微

“你-----离开-----这里-----，别在-----这里-----住了。”

她对发的话已经习以为常，她没有说什么，继续整理者蚊帐，把蚊帐放好以后便钻进去睡觉了。

法的呼吸又细又弱，身子微微地发抖。

“‘-----冷-----’

他嘴里吐出这细微的声音，他是在跟谁说话？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如果是和父亲睡一起睡在戏棚里的孩子，那么父亲会给他盖上被子，而且会伸过手来搂着他，他大概不会觉得冷了。可是他已经长大了，一个人睡着，谁能给他盖上被子呢？

他又呕了起来，鲜血从嘴角流出，流过面颊，颧骨和脖子，两个鼻孔同样也流者血。他身体颤抖得很厉害，时而猛然抽搐，弄得整张竹床摇动着，脚乱动手乱抓，好像在跟死亡的黑影作最后的决斗。

挣扎和抽搐消失了，他静静地躺者，还剩细微的一口气，安静的时刻快要到了。

死亡的翅膀紧紧环抱着他，它的嘴慢慢地啄食着发的意识，最后一息生存的意识正在离发而去。

发的身体猛地一抽，双眼亮晃晃的张开了，他好像看到了天际中十分可怕的东西。

发死了-----。

发这个人死了-----”¹⁷(P300-P301)

作者为发的人生的结局，精细地塑造，为告别凄惨的人生，塑造了残忍的死亡。虽然在小说里发就是失败者，但《判决》里的这个失败者，使《判决》获得了成功，展现了《判决》的价值，向社会展现了文学发挥的作用。

¹⁷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第 300-301 页